



史料性>可读性>权威性>教材性>收藏性>
The Explain in Detail of Chinese History

中国 历史 大事 详解

「详解」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
「详解」的意义在于详细的解释，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历史依然是
读书人获取知识的宝库。
这些历史的足迹和流传已久的历史，
启迪了我们的智慧，让我们了解了
什么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明历史。



清朝

〈下〉

邓书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大事 大详解

详解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
详解的意义在于详细的解释，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历史依然是
读书人获取知识的宝库。
这些历史的足迹和流传已久史实，
启迪了我们的智慧，让我们了解了
什么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历史。



邓书杰〇〇

清朝

〈下〉



悠悠几千载 记述中国历史波澜壮阔
洋洋数万言 再现华夏文明源流长

一、《中国历史大事详解》上起古代，下迄清亡（公元1911年）。全书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等九个部分。共十本。

二、文中纪时，按年、季、月、日顺序。纪年先帝王年号，再括注公元纪年。帝王年号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三、各个朝代所用历法不同，不能强求统一。为求真实，本书仍依旧史所记月历排次；全书月份，古代部分系农历，用汉字；清代后期系公历，用阿拉伯数字，有关部分并列太平天国历。

四、关于人民反抗运动，按其性质分别书为“起义”或“暴动”（性质明确的），或“起事”（性质不够明确的）。

五、古代地名一般的都括注今址。古今相同者在括号内注明今属何省、市、自治区。

六、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中一人多名者，则于旧说外，括注新说。

七、引文出处用注释列于每篇之后，依次注明作者、书名、卷数、篇名、出版单位及时间。引用正史，则省去作者。

八、对于生僻的字词，酌情括注音义。

九、学术上尚无定论的问题，以一说为主，兼注他说，以作参考。

十、本书分远古、秦汉、三国、隋唐、宋、辽夏金、元、明、清（上下册）、每卷卷首列有目录，卷尾附大事年表。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国人精神底蕴之所在，是民族长盛不衰之根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是每一位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

本书以全新史料，记述了上溯古代，下至公元1911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艺术、外交、法律、宗教、民俗等方方面面。内容详实，存真去伪。并由历史国学权威学者、专家最终审定。



禁烟运动	1
鸦片战争	7
群众抗英斗争	17
首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21
英法联军之役	28
沙俄侵华领土	35
辛酉政变	41
洪秀全创教	46
金田起义	51
天京定都	58
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	66
天京事变	75
天国后期的斗争	80
捻军始末	89
各族之抗清	98
洋务运动	107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116
边疆危机	123
中法战争	129
甲午战争	136
反割台斗争	143
瓜分危机	147
戊戌变法	153
教案之迭起	165
义和团运动	172



清朝(下) ◎ 目录

自立军起义	182
《苏报》案	192
收回利权运动	195
革命小团体之建立	198
同盟会成立	206
革命与保皇之争	211
革命党人之起义	216
立宪运动	230
预备立宪	233
保路运动	239
武昌起义	243
阳夏战争	249
各省光复	253
南北议和	260
中华民国成立	263
清帝退位	267
附:清代大事年表	271



禁烟运动

禁烟运动,是由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引起的。

鸦片俗名大烟,是用罂粟的汁液制成的,自古充作药用,可使人忘忧多眠,安神止痛,而由于它含有大量使人麻醉的毒素,吸食上瘾,又会使人慢慢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如同废人,直至死亡。罂粟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中世纪时传入阿拉伯。我国之鸦片、阿片、阿扁等名,即拉丁语 Opium 之译音;阿芙蓉、亚荣、合浦融等名,即阿拉伯语 Afyun 之译音。唐朝时,罂粟始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不过,迄明初,罂粟均为药剂或补品。自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国家的入侵,作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一部分,鸦片这种毒品才在中国逐渐泛滥起来。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殖民者首先入侵中国,且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窃据澳门。从此,他们便由其在印度的侵占地卧亚(今果阿)、达曼贩运鸦片来华。明万历十七年(1589),《陆饷货物税则例》中,已明文规定鸦片按进口药材纳税,“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①。荷兰人于天启四年(1624)起强占台湾达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将爪哇吸食鸦片之法传入台湾,复由台湾传入漳州、泉州、厦门。这就为鸦片大量输入创造了条件。清康熙帝统治后期,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英印当局鉴于鸦片贸易可获取高额利润,在乾隆三十八年确定了鸦片政策,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权;嘉庆二年(1797),又给予东印度公司以制造鸦片的特权。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些特权强迫和用贷款引诱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然后按预先规定的价格卖给官方专卖局。专卖局加工制成品后,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给商人,偷运进中国。从此,输华鸦片数量迅猛增长。据统计,雍正七年(1729)以前,每年输华鸦片不超过200箱。其后逐年增多,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增至1000箱。以后有加无减。从嘉庆五年至二十五年(1800~1820)的二十年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在4000箱以



上。道光元年至四年(1821~1824),每年平均输入7889箱;道光五年至九年(1825~1829),每年平均输入12576箱;道光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每年平均输入20331箱;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每年平均输入35445箱;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1838~1839),输入达40200箱。这时,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国家除英国外,还有美国和俄国。

面对鸦片的泛滥,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对策。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禁烟诏令,规定对贩运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鸦片烟馆者,“拟绞监候”;对失察之文武各官,“均交部严加议处”^②。但此次诏书,未涉及吸食者,也未禁止人口,海关则例在药材项下仍订有鸦片税银,因而为殖民者对华的鸦片输入留下一个大漏洞。乾隆年间,又曾发布禁令,毫无效果。嘉庆元年(1796)再颁禁令,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输入。以后又三令五申,严禁鸦片的输入、贩卖、种植和吸食。鸦片贸易完全成为非法。但英国决不放弃鸦片贸易,不能公开贩卖,就改为走私。他们通过卑鄙的贿赂手段,将鸦片的囤储地点改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浦,不再上岸,就在船边私售。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由于受到贿赂,对鸦片走私则予以包庇。道光元年(1821),清政府重申禁令,不许在澳门、黄浦囤放和贩卖鸦片。英国鸦片贩子便在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建立走私据点,在伶仃岛停泊固定的“趸船”,存放外洋运来的鸦片,并由兵船加以保护。他们又勾引广州的土棍,以开设其他店铺为名,暗中包售鸦片,称为“大窑口”。中国鸦片贩子到大窑口看过样品,然后交款,得到大窑口的提货单,到趸船提货。提出的鸦片专门有包办武装走私的快船运到各地,这种船名为“快蟹”或“扒龙”。鸦片运到内地以后,又有该地的衙门吏胥、军官、土棍等开设“小窑口”,售卖到各城乡市镇。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而由英国外交部直接派出驻华商务监督,指挥对华“贸易”,鸦片走私愈益猖獗起来。

随着烟毒的泛滥,它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也日益严重。据道光十五年(1835)的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在200万以上,流行地区已从沿海地区扩大到内地十几省。鸦片吸食者中有贵族、官僚、地主、商人、衙役、士兵、游民、乞丐等各种人,而绝大部分是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依附者。他们为吸食鸦片而消耗的大量钱财,完全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使本已十分沉重的封建剥削,更加沉重。尤为严重的是,烟毒泛滥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又直接威胁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些地区过去的银钱比价,白银一两换铜钱1000文左右,道光十年(1830)涨到1300多文,道光十六年(1838)竟涨到



1600多文。同一时期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变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仅有的一点产品零星出售，只能换回铜钱。他们在缴纳各种捐税时却要折合成银两，从前交钱1000文可以抵银一两，而现在却要交1600多文。白银外流愈多，劳动人民生活愈益恶化。同时，鸦片泛滥也造成了清王朝的严重危机。白银外流，造成本已十分困难的财政更加困难；本已十分腐朽的清王朝，经此黑色毒雾的腐蚀，贪风更盛，吏治更坏；兵丁吸食鸦片，使军队失去战斗力。总之，烟毒泛滥已造成深刻的民族灾难。

鸦片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不能不进一步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道光十三年（1833）以后，针对鸦片输入的迅猛增加，白银大量外流，广州一些劣绅开始倡言鸦片弛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严禁不仅产生不少流弊，并且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停止贸易，下令闭关，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惟一的办法是弛禁。弛禁分三方面：第一，准令外商输人鸦片，照药材纳税，政府由此可增加收入；鸦片进口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可避免白银外流。第二，准许内地种植罂粟，则“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且内地种植“无碍于地方，而大有益于农夫”。第三，禁官不禁民。只禁止官员、士大夫和兵丁吸食鸦片，“愚贱无职事之流”则听其自便③。按照这套主张，对鸦片走私实际是开禁。因此，它立即遭到了多数大臣的反对。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日（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从国家的财政观点着眼，详细申述了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严重祸害，尖锐地指出：“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苛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如何能支？”他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一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处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为不使漏网，又提出五家邻右互保，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篇奏折在统治阶级中引起强烈反响，道光帝将此折发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不久朝廷收到29份遵旨议复的奏折，其中除贵州巡抚贺长龄看法特殊外，其余督抚大员都认为当时“内地银价之昂贵，由于纹银之出洋，而纹银之出洋，由于鸦片之流毒”④。因此都同意严禁鸦片。但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绝鸦片的政策措施及在打击重点等方面，意见又有不同。有的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的意见，有的主张塞漏赔本，首应严惩贩烟和开烟馆人贩，有的主张应严禁烟船人口及查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应严海口之禁、次加商贩开馆之



罪,有的主张必先重惩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张必须先严惩官吏中的吸烟人贩等等。这些不同意见,实际是对黄爵滋禁烟主张的补充和修正,均为清政府禁烟政策的确定提供了根据。

在各省督抚讨论的基础上,严厉禁烟开始付诸实践且逐渐成为一场运动。道光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一月(1838年9月至1839年3月),湖北、湖南、江苏、广西、贵州、浙江、河南、山西、盛京、直隶等省,纷纷上报查获烟土、吸食人犯和铲除罂粟秧苗。浙南、湖北短期内收缴烟枪4700余杆,大沽口一次即拿获烟土131000余两。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12月12日),广州地方当局决定在外国商人居住的洋馆附近广场处决一名中国贩烟罪犯。英、美等国暴徒竟横蛮干涉,捣毁刑场,气焰十分嚣张。群众闻讯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顷刻间,上万人不约而集,占据广场,围住洋馆,用砖瓦石块还击外国暴徒的袭击。群众痛恨外国侵略者的海盗行为和要求严厉禁止鸦片的愤怒情绪积压已久,这时齐爆发出来。在广泛禁烟斗争的推动下,道光皇帝坚定了禁烟的信心。道光十八年九月(1838年10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将首先奏请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表示对鸦片流毒“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⑤,命湖广总督林则徐来京陛见,特赐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八天内连续召见八次,并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任命林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宜。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任浙江道员、江苏巡抚。他为官清廉,办事认真,具有爱国思想。道光十七年一月十二日(1837年2月26日)任湖广总督。在此任上,他雷厉风行,在武昌、汉口等处设禁烟局,大张晓谕,严禁鸦片,并捐出自己的俸给配制断烟药丸,广为散发;督率部下收缴烟土、烟膏、烟枪、烟斗。短期内在武汉三镇拿获及收缴烟土、烟膏12000余两,烟枪烟斗共2000余杆,在湖南收缴2300余杆,禁烟收到显著成效。他支持黄爵滋的主张,痛切指出:鸦片“流毒于天下,为害其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⑥。此番言论,对禁烟产生重大影响。

道光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支持下,采取了有力的禁烟措施。首先,他明查暗访,掌握贩卖与吸食鸦片的内幕;并派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深入了解西方情况。第二,向外商发出通令:限三日内交出全部鸦片,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



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表示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⑦第三，整顿防务。他下令加固海防工事，添置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大炮，布防珠江口附近；在珠江口设置木排铁链，以防敌人入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加紧操练水陆官兵的同时，认为“民心可用”，把沿海居民、渔户分别组成乡勇、水勇，公开号召民众，如果英国兵船进入内河，“许以入人持刀痛杀”。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广东禁烟运动进入高潮。

英国资产阶级不甘心利源被断绝。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竭力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他指使英商拒绝交出鸦片和出具甘结，命英国商船驶离广州，策划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甚至进行战争恫吓。林则徐针锋相对，果断地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断绝鸦片趸船与洋馆的交通，并派兵包围洋馆，撤出在洋馆的中国雇员。义律看到阻止缴烟的计划无法实现，便又玩弄新的阴谋，企图利用缴烟挑起中英冲突，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并劝美商一起缴烟，声称烟价统由英国政府赔偿。义律的目的，显然是为英国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在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压力下，四月上旬（5月下旬）英美鸦片贩子被迫缴出鸦片两万多箱（实为19187箱又2119袋）其中1500余箱是美国烟贩缴出的；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多斤。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6月23日），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销烟的办法是，在海滩高处，挖成两个十五丈见方的池子，周围树栅，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将海水灌入池中，然后投入鸦片，浸泡半日，再投人生石灰，顷刻汤沸，不燃自燃。至退潮时，启开涵洞，随潮冲人大海。各地群众怀着胜利和喜悦的心情，前来观看销烟壮举，有些外国人也前来参观，并“摘帽敛手”，对林则徐销烟的举动表示钦佩。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它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注释

①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册。
第140页。

②《鸦片战争》第6册，第139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册，第1、5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2页。



清朝(下) ◎

禁烟运动

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125页。

⑥《鸦片战争》第2册,第142页。

⑦《鸦片战争》第2册,第243页。

清朝(下)

QING CHAO XIA



中国历史大事详解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为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资产阶级在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的同时，就已蓄谋发动侵华战争。道光十一年底（1832），英国即派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到中国沿海，刺探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测量沿海港湾河道，绘制航行地图。道光十六年（1836），英国一百零九家与印度或中国贸易有关的大公司，在伦敦组成“印度和中国协会”，积极策动用武力侵略中国。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1839年8月5日），林则徐命令外商呈缴鸦片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一片战争叫嚣，要求政府采取所谓“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①。有些资产阶级分子更露骨地指出：“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可以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采，所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②。不久，应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请求，英印总督派遣“窝拉尼”、“海阿新”号军舰先后抵达广东海面。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义律率“窝拉尼”舰及武装船艇多艘，闯入九龙湾，炮击清军水师船只。清军水师奋勇还击，迫使侵略者匆忙逃走。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英国政府正式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1月13日），义律派舰在穿鼻湾阻止英国商船具结入口，并率先开炮攻击前往查究的水师船只；清水师提督关天培指挥开炮还击，将英舰击退。接着，从九月二十九日（11月4日）至十月八日（11月13日），英军在官涌先后挑起六次武装冲突；但在林则徐主持下，清军俱获全胜。道光二十年一月十八日（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好望角海军司令、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三月六日（4月7日），英国议会下议院经过激烈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政府的对华政策。五月二



十二日(6月21日),英国侵华远征军舰队司令伯麦率舰船30艘,载陆军4000人,由印度抵达广东海面,与先期到达的舰船会合;次日宣布自二十九日(28日)起,封锁广州。二十九日懿律率3艘军舰到达广东,战争正式开始。当时英国在华兵力,计有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兵舰1艘,运输舰27艘,陆军4000人。

战争至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结束,持续两年零三个月。这两年多的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41年1月20日)义律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为止,历时七个月。

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已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任闽浙总督。他们认真筹备战守,组织军民抵抗英军的侵略。英军到达广东海面,看到中国军民戒备森严,无隙可乘。懿律按其政府训令,留兵舰四艘、轮船一艘封锁珠江海口,亲率舰队于六月二日(6月30日)离广东北犯。四日(7月2日)英舰队驶经福建海域,其前队舰艇两艘抵达定江海面。懿律派舰一艘,闯入厦门港,强行投递《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副本,遭到厦门守军拒绝。翌日,英舰发炮击毁厦门炮台,击沉师船一只,打死、打伤守军多人,然后遣人登岸,“系书竿头;树之于滩上而回”^③。英军随即留兵船、输送船各一艘封锁厦门港口,大队则离厦门北驶。六日(4日)英兵舰驶入定海北港,照会知县姚怀祥,限“半个时辰”内投降,交出定海及所属各岛。姚怀祥与水师总兵张朝发予以拒绝,并布置抵抗。七日下午,英军发起进攻。清军“兵不习水,仓猝应变,闻炮声多畏缩”^④,损失极重;张朝发受伤,向镇海退却。次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典史全福大骂英寇被杀,守城兵勇溃散,定海失陷。英军抵定海后,派陆军司令布尔利管理定海军务,以传教士、鸦片贩子郭士立治理定海民政。他们在定海地区大肆杀掠奸淫,以致城市为墟。三十日(28日)懿律与义律、伯麦率兵舰5艘、汽船、运输艇3艘继续北上。七月十二日(8月9日),英舰队到达天津海口。十四日(11日)义律乘汽船到大沽炮台下要求清廷派官员接受公文。十七日(14日),琦善派千总白含章携食物前往英舰,晤懿律。懿律递交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提出割地、赔款、自由贸易等无理要求,限十日答复。随后,英舰分赴渤海湾各地、辽东半岛及山东沿海一带,测绘地势,搜集情报;八月二日(8月27日)复折回大沽口。

定海失守和英舰船到达天津海口,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一片惊慌,投降派乘机活动起来。直隶总督琦善将战争起因,归之于林则徐禁烟过激,诬告林则徐



收受英国女王文书，私自销毁，图谋不轨。他恐吓道光帝说“英人船坚炮利，难于取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⑤。虚骄自大的道光帝，在敌人武力威胁和投降派影响下，由坚持禁烟转向谋求妥协。七月九日（8月6日），他命历来反对禁烟的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十二日（9日），谕直隶总督琦善，如英船驶至天津海口，“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即行进呈⑥；二十三日（20日），下诏表示上年林则徐查禁鸦片，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以为英人代伸冤抑”⑦，又密谕琦善转告英人，另派钦差赴粤查办。秉承道光帝旨意，八月四日（8月30日），琦善与义律等在大沽口海滩帐篷中会谈，琦善公然“坦白地承认英国人是受虐待了”⑧，“应允代申冤抑，惩办林则徐、邓廷桢；义律则坚持赔款、割海岛、双方官吏往来以平行礼等条款；琦善表示俟奏请皇帝后再复。八月十八日（9月7日），琦善照会懿律，劝其回粤，静候钦差大臣前往办理一切，必有解决之道。懿律感到英军兵力与供给均有很多困难，加以军中疾疫流行，气候又将转寒，舰船不宜在北方港口久留，遂同意南返广州谈判。二十日（15日），英军起碇南返，于十月二十七日（11月20日）抵澳门。对此，道光帝认为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得意地称其妥协伎俩，是“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⑨。早在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道光帝就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谕沿海督抚，勿向英船开放枪炮，令浙江、山东、江苏等沿海诸省裁撤兵勇，“以节糜费”⑩；九月八日（10月3日），以“办理不善”、“误国病民”⑪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十一月六日（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同日，懿律因病辞职回国，英国全权代表由义律接任，侵华远征军总司令由伯麦接替。琦善在赴粤途中就扬言：“现在办理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⑫，“英夷强横，非中国可能敌”⑬。他到广州后，为取得“外夷欢心”，力反林则徐所为：遣散水勇、拆除海防工事，裁减兵船，罢斥抗英有功将领，视广东人民为“奸逆”；与英谈判，则专用洋行买办鲍鹏和千总白含章往来传信。琦善的倒行逆施，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上午八时。英军向虎门要塞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两岸阵地同时发起进攻。英军右支队主攻沙角，由三艘军舰从正面对沙角炮台进行炮击，登陆部队则从川鼻湾登岸，抄袭炮台侧后。在敌人水陆夹击下，守军腹背受敌，力战不支，大部伤亡，守将陈连升父子也英勇牺牲，沙角炮台遂被英军占领。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左支队，由四艘军舰炮击岸上炮台，登陆部队从南北两侧登岸。在极端不利形势下，守军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



退，大角炮台即告失陷。在敌人军事压力下，琦善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重申议和；接着派人与义律在穿鼻洋谈判，表示愿“代为奏恳”给予英人“外洋寄居一所”^⑩。然而，义律不待琦善“代为奏恳”，即于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0日）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成立，主要内容为：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贸易；英军退出定海。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四日（1841年1月26日），英军即强行占领香港，作为继续侵华的重要基地。

第二阶段，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五日（1841年1月27日）起，到四月七日（5月27日）《广州和约》签订止，历时四个月。

道光帝原以为惩办林则徐、邓廷桢，允许英人在广州照旧通商，英国就会罢兵息战。不料义律提出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他感到天朝尊严受到损害，于是又转而主战。正月五日（1月27日），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的消息报到北京，道光帝盛怒之下，当天发布对英宣战上谕，命钦差大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要沿海各省督抚加意巡查。接着，派遣皇侄、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遣湘鄂川黔八省防兵1.7万名赴广东对英作战。不久，道光以伊里布畏葸，命回两江总督任，授署江督裕谦为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二月六日（2月26日），怡良揭发琦善私割香港的奏报到京，道光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英军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便乘奕山等人迟迟未到之前，先发制人，大举进攻虎门要塞。沙角、大角炮台失守并遭到破坏后，虎门失去第一重门户。这里有三个小岛呈三角形，横栏来路，分别名为上横档、下横档及饭箩排，此三岛与武山（亦称南山、亚娘礁）之间是为主航道。时在武山一带筑有南山、镇远、威远和靖远（即定远）四座炮台，江中有横档和永安两座炮台，在武山与饭箩排、上横档之间又设两道木排铁链，横亘主航道上。由此再往北航五里，江两岸对峙着大虎山、小虎山，组成第三重门户，筑有大虎炮台、巩固炮台和蕉门炮台。然而，这样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在琦善妥协投降政策指导下，实际已陷于瘫痪状态。当时，水师提督关天培驻锁远炮台，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守威远炮台，马辰和多隆武守定远炮台，各台守兵皆不过数百。关天培、李廷钰派专弁向琦善请兵，仅许密添二百；李再亲到琦善处哭求增兵，善坚拒所请。二月三日（2月23日），英军开始进攻虎门前沿阵地，扫除木排铁链。经侦察，英军发现下横档岛没有设防，遂于五日（25日）下午派兵占领该岛。六日（26日）清晨，英军从下横档炮轰上横档；横档、永安两炮台守军奋勇抗击。敌初



未得势，及傍午潮涨，敌舰船蜂拥逼近，且英军乘势在西端的永安炮台附近登陆，经激战，守军阵亡三百余人，上横档岛遂被英军占领。随后，英舰向武山诸炮台发动轰击，62岁的老将关天培与游击麦廷章一起，奋勇登台，大声激励士卒，与敌殊死战斗，重创敌舰三艘。经半日激战，守兵死伤过半，关天培亦“身受数十创，血淋漓，衣甲尽湿”^⑯。面对蜂拥而上的敌人，关天培毫无惧色，仍手刃数敌，但终因寡不敌众，伤重力竭，与400守军先后殉国，靖远炮台陷落。接着，镇远、威远等炮台相继失陷，虎门天险沦于敌手。大虎山、小虎山清军不战而退。第二天，英舰溯珠江而上，直攻珠江口内第二堡垒乌涌炮台；湖南提督祥福等500守军奋勇抗击，相继阵亡，炮台陷落。二月十日（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此后，英军陆续攻占黄浦、大黄窖、凤凰冈等炮台，人据商馆，封锁广州。这时，贸易季节已经来临，为推销英商和其他外商轮船积压的商品。义律与先期到达广州的杨芳于二月二十八日（3月20日）订立广州休战和贸易协定，暂时恢复通商。

正当英军在和平烟幕下加紧准备大规模进攻之际，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新任两广总督祁慎，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4日）同时抵达广州。腐朽昏聩的奕山同琦善一样，不但不依靠人民抗战，反而污蔑广东军民为“贼党”、“汉奸”，认为“各商因夷而致富，细民籍夷以滋生”，军队“无不籍包庇鸦片以为生理”，因此公然提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⑯的战略方针。在战守方面，初奕山接受林则徐、杨芳建议，主张在未做好攻战准备之前，固守不战；但不久他又听信部属鼓惑，认为不战则军饷无由开销，功赏无由保奏，急欲侥幸一试。于是匆忙挑选熟悉水性的兵勇1700多人，夜袭停泊在白鹅潭的英舰，并围攻洋馆。四月一日（5月21日）夜间，都司胡俸伸率领水勇，暗携火箭、火弹、喷筒、钩帘等武器，乘坐小舟突袭英船，烧毁敌人杉板船数只，英三艘军舰遭到来自岸上炮火的袭击，蒙受一定损伤。次日黎明，英军反攻。英战舰三只进攻西炮台，清水勇溃散。同时英汽船一只进攻泥城港，守港清军闻风逃遁，港内师船、火艇被毁60余艘。三日（23日），英军又分攻西炮台、天字码头、东炮台等处，焚毁新墩石公祠、金利埠、河南洲嘴及城外临江民房多处。四日（24日）中午起，英军分左右两翼向广州大举进犯。左翼纵队在商馆区及城南省河两岸活动，任务是牵制清军，从侧翼配合主力登陆部队；下午3时，这支部队未遭抵抗即占领商馆区。左翼纵队于下午4时溯珠江支流起航北上，6时左右抵商馆5英里的缯步村；英军一部分先后在此登岸，遭到当地壮勇的阻击，死伤数十人。五日（25日）凌晨，英军全部登岸，经由西村、流花